

现代汉语反预期信息结构及其认知语用机制研究

李勇忠,白黎

摘要:本文重点探讨了现代汉语反预期信息结构的内部单元关系和外部模型变体,并对相关现象进行了认知语用阐释。首先,反预期信息结构的核心单元包括条件、预期和反预期,其中条件与预期是因果关系和类推关系,预期与反预期是否定关系,条件与反预期是架桥关系,分别体现了完形心理原则中的邻近性、相似性、突显性和闭合性。其次,基于CNKI数据和VOSviewer软件分析,本文发现反预期信息结构模型最为常见的变体是条件—反预期式和反预期独立式。这两种变体都能省略预期,这是常规关系、转喻、数量象似性和语言经济性协作的结果。

关键词:反预期信息结构;信息单元;认知语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25)01-0028-06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unter-expectation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ese, involv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formation units, the variant models of the complete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their cognitive-pragmatic mechanisms. First, “condition” “expectation” and “counter-expectation” are the three main information units of the counter-expectation information structu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dition” and “expectation” involve cause-and-effect and analogy, abiding by the principles of proximity and similarity in Gestalt Principles. While “counter-expectation” is the negation of “expectation”, conform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minence.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ndition” and “counter-expectation” is bridged by “expect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losure. Second, it is discovered that “condition+counter-expectation” and “independent counter-expectation” are the two most frequently used variant models of the counter-expectation inform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n CNKI and the software analysis of VOSviewer. The default of “expectation” in these variant models is due to the collaboration of mechanisms like stereotypical relations, metonymy, quantity iconicity and language economy.

Key words: counter-expectation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formation units; cognitive-pragmatic mechanisms

1. 引言

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是信息单元的组织结构(Halliday 1967)。就信息单元而言,功能学派提出了诸多信息结构二分模式,如“主位—述位”“已知信息—新信息”“话题—说明”“预设—焦点”等(Mathesius 1929/1983; Halliday 1967; Jackendoff 1972:230-235)。此外还有信息结构三分说(Brown 1983; Chafe 1994:73),即在已知信息、新信息之外,还包括可及信息(accessible information)或半活跃信息(semi-active information)。

反预期(counter-expectation)信息结构是传递反预期信息的磁场,是整体之于部分的存在。然而,有关现代汉语反预期信息结构的研究很少。近二十年来,反预期信息研究主要聚焦于反预期标记,从词汇类、短语类、构式类到综合类不等(吴福祥 2004; 袁毓林 2008; 陆方喆 2017; 单威 2021)。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放弃更为经济的无标记形式、转而使用大量语用标记,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反预期信息,实现最佳认知效果。而要

理清反预期信息的传递过程,就要关注其所在的信息结构。信息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域(Zimmermann & Féry 2010:1),与此同时信息结构也因重视语境而具有极强的语用性(Ward *et al.* 2017)。因此,要在语言使用与人类认知机制的联系中把握反预期信息结构(郭纯洁 2006:5),在信息单元的互动中探究信息结构的心智表征(Mazzone 2018:52; 刘云飞等 2021)。本文将采用认知语用视角,集中探索反预期信息结构的内部单元关系、结构变体以及相关的认知语用机理。

2. 文献回顾与研究空间

在反预期信息研究中,有学者沿用信息结构二分法,围绕已知信息—新信息、背景信息—前景信息、预设—焦点等模式探讨现代汉语中的“预期—反预期”信息结构(陆方喆 2017:30-34; 左乃文、陈一 2019)。Dahl(2000:27)在三分说的启发下,将话语信息分为预期信息、中性信息和反预期信息。吴福祥(2004)、赵彧和白雪飞(2022)等结合汉语语言事实,围绕反预期探讨了这三类信息。

此外,在认知语义学和构式语法影响下,反预期信息研究也提出了相关的认知语义模型。例(1)中,马真(1983)将“反而”的语义背景概述为 ABCD 四个层次:A. 甲现象或情况出现或发生了;B. 按说(常情)/原想[预料]甲现象或情况的出现或发生会引起乙现象或情况的出现或发生;C. 事实上乙现象或情况没有出现或发生;D. 倒出现或发生了与乙现象或情况相背的丙现象或情况。

(1) [A]今天午后下了一场雷阵雨,[B]原以为天气可以凉快一些,[C]可是并没有凉下来,[D]反而更闷热了。

陈振宇、王梦颖(2021)以“竟然”“偏偏”为例,归纳了反预期标记所在语篇的认知语义结构。例如:

(2) 鸵鸟是鸟,(所以)应该会飞,可竟不会飞。

条件:鸵鸟是鸟— 预期:(所以)应该会飞— 当前信息:(可)(竟然)不会飞—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以上研究虽然都涉及了反预期信息结构,但各有其不足:首先,信息结构二分法针对的是小句信息结构,不适用于反预期语篇信息结构。在句群层面,新信息、焦点等会在话语推进中发生动态变化,不利于信息单元的锚定。其次,Dahl(2000)信息结构三分说中,中性信息的概念较模糊,且与预期无关,不应阑入反预期信息结构模型中。再次,反预期信息的认知语义结构研究都建立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没有在更大范围内检验其普适性。据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以下问题:1) 现代汉语反预期信息结构包含哪些信息单元? 信息单元间体现了怎样的相互关系? 2) 现代汉语反预期信息结构常见的变体有哪些? 变体省略预期的认知语用理据是什么?

3. 反预期信息结构内部关系

3.1 反预期信息结构的信息单元

本文在陈振宇、王梦颖(2021)的基础上,明确条件、预期和反预期为反预期信息结构的核心单元。其中反预期可直接和/或间接否定预期,完整模型为 $A+B+\sim B+C$ 式: A (条件) $\rightarrow B$ (预期) $\rightarrow \sim B$ (直接否定预期) $\rightarrow C$ (间接否定预期)。

3.2 反预期信息单元的相互关系

3.2.1 条件与预期:因果关系和类推关系

反预期信息结构中的条件是引发预期的关键。条件可分为具体事态和概括常态,后者多表现为认识情态。当条件为具体事态时,条件与预

期是因果关系,包括直接因果和间接因果。例如:

(3) 前几天刚修好的洗衣机,今天又坏了。

(4) 昨天中国女排居然输给了泰国队。

例(3)的条件“洗衣机刚修好”作为原因,会引起预期“能用上一阵子”,两者为直接因果。例(4)中条件为“昨天中泰女排赛”,比赛总有输赢,预期“中国女排会赢”属于条件激活的框架内要素,两者为间接因果。

当条件为概括常态时,条件与预期是类推关系。类推体现了人们借助熟悉事物理解不熟悉事物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事物间的连通性。如:

(5) 她会开车,但是没有驾照。

一般情况下会开车的人都有驾照,条件“她会开车”易于诱发预期“她有驾照”。再如例(2),人们在认识鸟类非典型成员“鸵鸟”时,会以原型麻雀、燕子等为参照,倾向于得出预期结论“鸵鸟应该会飞”。这是因为类推更多关注的是当前“疑似成员”的对象与原型的属性匹配,却较为忽视属性间的因果关联,因而容易导致以偏概全。

3.2.2 预期与反预期:否定关系

反预期是对预期直接或/和间接的否定,直接否定表现为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如例(6);间接否定则多为量级差异造成的偏离关系,如例(7)。

(6) 这么大的超市居然卖假货!

(7) 说好的 10 点见面,谁知他 11 点才到。

不过,预期与反预期期间的否定关系是不对称的:从信息依存关系看,预期可以独立于反预期而存在,但反预期却依附于预期,没有预期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预期。在语言编码方面,反预期信息往往是信息焦点,必须以显性形式表达,预期则信息含量低,加上有反预期的暗示,常可省去。

3.2.3 条件与反预期:架桥关系

条件与反预期一般处于完整反预期信息结构的首尾两端。在认知识解上,反预期的理解依赖预期,而预期又为条件所引发,因此条件与反预期是以预期为桥梁来建立联系的。例如:

(8) 我批评了小李,还以为他会生气呢,没想到他还挺大度的。

(9) 讲了一上午课,嗓子反倒不疼了。

例(9)中,根据条件“上课”和反预期信息“嗓子不疼了”,可推断言者预期为“上课后嗓子会更疼”。此时预期作为会话隐含义,同样连接起了条件和反预期信息,保证了话语逻辑。

3.3 反预期信息结构内部关系与完形心理原则

完形心理原则(Gestalt Principles)源自格式塔

心理学,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普遍方式(李勇忠 2017:139)。这些原则所反映的事物关系能够形成联想访问(associative access),在经验加工和心理表征中作用突出(Evans & Green 2006:67)。反预期信息单元的相互关系可统一于完形心理原则(见表1),具体表现如下:

表1. 反预期信息单元相互关系与完形心理原则

	信息单元相互关系	完形心理原则
条件与预期	因果关系	邻近性
	类推关系	相似性
预期与反预期	否定关系	突显性
条件与反预期	架桥关系	闭合性

条件与预期的因果关系和类推关系,分别对应完形心理原则中的邻近性(proximity)和相似性(similarity)。邻近性原则指人们倾向于将时空中彼此靠近的事物视为一体,例如总是先后发生的情况往往看作前因后果。当条件为具体事态时,如“下雷阵雨”和“天气变凉快”,“一宿没睡”和“第二天犯困”在发生时间上一前一后,久而久之会被认为有因果关联。相似性原则指在形状、大小、外观等方面类似的事物易被归为一类。条件为概括常态时,体现的就是人们习惯性地使用常态理解新出现的相似情况。Brown & Yule (2000:65)指出,类推思维假定一切如常,是从类似场景推解当下场景的重要捷思(heuristic)途径之一。

预期与反预期的否定关系体现突显性(prominence)原则。突显性原则与图形—背景分布密切相关,即图形与背景的差别越大,就越能区分彼此。预期为背景,与作为前文信息的条件保持事理一致(Umbach 2005),而反预期是图形,偏离于前文,突显度更高。如例(6),当预期“卖真货”与反预期“卖假货”为互补反义关系时,两者平分了一同一语义场,形成“人脸—花瓶”效应——图形和背景各占一半。再如例(7),以预期“10点见面”为参照,反预期“他11点才到”超出了预期量,成为突显的图形。

条件与反预期的架桥关系反映了闭合性(closure)原则。闭合性原则指某一物体即便存在部分缺失,也不影响其被感知为整体。与这一原则相通的关联理论,也将并置的话语视作一体,在交际原则上假设它们具备最佳关联,在认知原则上假定人们倾向于选择最大关联(Sperber & Wilson 1986/1995:50)。这种寻求最佳关联的行为是人脑作为先进的进化机体所具有的本能,因此,即便

是预期缺省,条件和反预期之间也能在关联搜索中自动引发架桥推理(bridging inference),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取最佳的语用效果。

4. 反预期信息结构模型变体及其认知语用理据

4.1 反预期信息结构模型变体

为尽量准确归纳反预期信息结构的常见模型和变体,我们利用大数据和VOSviewer1.6.19辅助工作。首先以“反预期”为篇名摘^①,在CNKI上搜索到742篇论文(2003—2023),剔除古代汉语、方言、外语类研究,共663篇符合要求。然后将这663篇论文的引文数据(Refworks)导入VOSviewer,统计了出现频次 ≥ 2 的反预期表达形式,并得到它们与主要关键词的共现分布网络(见图1)。



图1. 反预期表达形式与主要关键词的共现分布

表2. 反预期信息结构模型使用情况

类别 ^②	反预期标记	条件—预期—反预期 A+B+~B/C/A+B+~B+C	预期—反预期 B+~B/C/B+~B+C	条件—反预期 A+~B/C/A+~B+C	反预期独立式 ~B/C ~B+C
语气类	并(不/没)			87	13
	竟然/居然	2		54	44
	偏(偏)	3	1	71	25
	倒	27	7	49	5
	太			16	3
	反而/反倒	2	3	35	60
	连……也/都		18	28	43
转折类	原来		14	35	42
	x比y还w		15	26	59
	但是/可是	17	2	63	18
	然而	5	1	83	11
	却	13	9	46	32
	其实/事实上	26	1	51	
	再x也y			89	11
否定类	不料/未料	8		75	
	没想到	14	21	35	17
	谁知	28	29	43	
	不是x/ 哪里是x			93	7
疑问类	怎么	10	9	45	36
	什么	15	29	56	
共计/占比		193/9.65%	196/9.8%	1220/61%	391/19.55%

随后我们对反预期相关表达形式进行了人工筛选,删除了反预期触发语^③(如“亏你VP”“还NP/VP呢”“别看”)、反预期强化词(如“万万”)、无关对比项(如“x比y更w”)等,合并了类似项(“哪里是x”和“不是x”),增加了极为常见的反预期标记(如“太”“但是/可是”),最终得到20个常

用反预期标记。以这些标记为关键词,我们从 CCL 语料库中剔选了 2000 条(20×100 条)有效语例,归纳出常见的反预期信息结构模型及其变体,统计了它们的出现频次和占比(见表 2)。

表 2 显示,条件—反预期式占比 61%,且在反预期标记中分布广泛,是最为常见的变体。反预期独立式占比近 20%,远低于条件—反预期式,但比条件—预期—反预期式和预期—反预期式更为常见。因此,我们将重点介绍条件—反预期式和反预期独立式。

4.1.1 条件—反预期式: A+~B/C 和 A+~B+C

条件—反预期式可以表示为: A+~B/C 转折式和 A+~B+C 转折加反意递进式。预期 B 为选择性成分,反预期~B 和 C 二者必现其一,也可共现。例如:

(10) A+(B)+~B+C: 马上就要考试了,(还以为你会好好复习,)可是你并没有复习,反倒跑出去玩了。

A+~B/C: 马上就要考试了,[~B]可是你并没有复习。

马上就要考试了,[C]你反倒跑出去玩了。

A+~B+C: 马上就要考试了,可是你并没有复习,反倒跑出去玩了。

在反预期信息结构中,除了反预期信息(~B/C)需要显性表达,条件(A)在许多情况下也无法省去。这主要是因为:

其一,A 包含了整个话语的起始话题及其说明。在话题—以贯之时,条件包含话语的话题和说明,省去就不知所云,如例(11);在话题推进变换时,条件中的说明部分是其后信息的话题,省去条件会导致话语难以为继,或有失连贯,如例(12)。

(11) [A] 仁海是和尚,但是有老婆。

(12) [A] 小赵说话有点冲,可他领导不觉得这是什么缺点。

其二,从 A 的类型来看,当 A 为具体事态时,除非某事刚发生且为交际双方所共知,如例(13),否则必须明示 A 以再现情境。倘若将前文例(1)的条件“今天午后下了一场雷阵雨”省去,而话语时间是晚上,听话人很可能会追问“为什么说今天会凉快些?”。当 A 为概括常态时,如果 A 不为交际双方所共知,或说者不清楚听者是否知道,A 仍旧需要明说。如例(14),大多数人都知道安倍晋三是日本前首相,该级别的安保一般严密到位,但

如果听话人不关心时政,则需补充这一信息。

(13) (雷阵雨刚停不久)怎么天气没有变凉快,反而更闷热了?

(14) ([A] 安倍晋三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都能被刺杀。

4.1.2 反预期独立式: ~B/C 和 ~B+C

反预期独立式~B/C 和~B+C 成立的前提是能够隐藏条件,以下三种情况可以实现:

首先,当反预期信息能够激活与条件有关的情境时,条件可以不说。此时,预期和反预期是互补反义关系。例如:

(15) ~B: 他居然没死。/ 他居然还活着。

(16) ~B: 连他都没来。/ 连他也缺席了。

例(15)中的“没死”不光激活了预期“他死了”,还暗示条件为凶险事件,减省条件也不影响话语理解。例(16)“来”与“没来”非此即彼,不存在中间状态,这一反预期信息直接指向某一需要出席的事件,条件也可不说。例(15)、(16)中的第二句话都是同义词替换,仍属~B。常见的互补反义词还有真假、有无、男女、奇偶等。

其次,当反预期信息隐含了某种语义语用量级时,条件也可隐藏。此时反预期与预期同向,只是在时量、数量、空间量、动量、程度量、心理量等量度上高于或低于预期(单威 2021),齐沪扬、胡建锋(2006)将其称之为超预期和负预期。例如:

(17) 你怎么就来了? / 你怎么才来?

(18) 我只吃了一块蛋糕。/ 我已经吃了一块蛋糕了。

(19) 他还不如三岁小孩会说话。/ 他比主持人还能说。

例(17)—(19)中的第一句都是低于预期量,第二句都是高于预期量。这些量级从客观量级到心理量级不等,带有较强的主观情感态度,需要通过反预期标记“就/才、只/已经”等来体现与预期量的不符。量级序列也使得有些~B+C 递进式得以成立,如:

(20) 他不光比同龄的小朋友聪明,甚至比年长几岁的还要反应快。

(21) 没赚钱就算了,还亏本了。

再次,当预期与反预期的主体不同时,反预期一般是说者对听者预期直接或间接的否定。此时,条件往往包含于听者话语中,反预期信息要么不为双方所共享,例(22),要么双方未达成共识,例(23)。例如(甲为听者,乙为说者):

(22) 甲: 你们比赛输了?

乙:[~B]我们才没输呢!(直接否定)

[C]怎么可能?!(间接否定)

(23) 甲:这件衣服不错。

乙:[~B]我觉得不怎么样。(直接否定)

[C]你要求还真低。(间接否定)

例(22)中,说者对事态知情,处于认识优势地位(privileged position),因此高度自信,直接通过否定或反问形式反驳对方(陈振宇、包笑婷 2023)。

需要注意的是,当条件隐含时,尤其需要甄别反预期与相近概念。例如:

(24)你怎么来了?

(25)刚才差一点摔跤。

例(24)可以有三种情况:1)我以为你不会来;2)我不允许你来;3)我没想过你会不会来。在1)—2)预期下,例(24)可以归入反预期范畴,情况3)属于没有预期,说者只是纯粹感到惊讶,应该归入意外(mirativity)范畴下的“惊讶”(surprise)和“不备”(unpreparedness)义项(Aikhenvald 2012)。另外还要注意区分“预期”和“期望”。“预期”分为群体预期和个体预期,例(25)中“差一点VP”是对常规预期的背离,体现了反规范、反惯常或反事实的事态在信息价值上的客观特征(范晓蕾 2019)。而即便是个体预期,也是建立在常规预期之上,并以引入事态和常态的条件为导火索。“期望”则指积极的、正向的心理期待,只表达言者的主观义。

4.2 变体缺省预期的认知语用理据

条件—反预期式和反预期独立式皆可省略预期,我们认为其认知语用理据主要有三:

1)常规关系的共知性。首先,反预期信息结构中信息单元之间的邻近、相似、突显和闭合关系都具有拓扑恒定性(topological constancy),在信息推进和整合中保持不变,这是常规关系在心理层面的表现(徐盛桓 2007)。这种恒定性为预期的缺省预备了认知心理基础。其次,具体看常见的反预期信息结构变体:在条件—反预期式中,条件通常能够激活规约框架,此时预期的认知可及度高,可在语表层面省去。如例(11)中的条件“仁海是和尚”能够激活有关和尚的认知框架,包括了断红尘、一心修禅、慈悲为怀等,常规预期“和尚不能有老婆”自然可省。在反预期独立式中,语用标记所固有的程序意义、词语间已经规约化的涵义关系、以及常识性的语义语用量级,都是常规关系下交际中的共知知识。这些预期的认知显著度极高,交际双方心领神会,也就无需多言。总之,常规关

系下引起的预期具有常识性、普遍性和稳定性,使其易于成为缺省对象。

2)转喻机制。常规关系在本质上是事物之间的转喻关系(李勇忠 2017:145),它们从多个同类具体情况中归纳而来,但在类推中容易过度概括,导致转喻失去描写力和阐释力(Panther 2022:184)。如例(2)从常规“鸟一般会飞”得出过度泛化的预期“鸵鸟也会飞”,就是转喻思维下部分代整体的后果。再者,完形心理总原则“完形趋向”(the law of Pragnanz)(Wertheimer 1938)指出,人们总是倾向于将事物感知为完整的、稳定的组织结构,这和转喻的内涵如出一辙。完形心理原则中的邻近性和闭合性更是直接指明了转喻推理的基本原理。凭借信息单元的相互关系,完整的信息结构模型得以进入长时记忆。即便话语中的预期隐含,听者也能够通过转喻机制激活完整模型将其补全。

3)数量象似性与语言经济性的动态平衡。话语的长度与信息值遵循数量象似性原则(王寅 2020:261),即信息值最高的反预期所需形式最多,多数需要反预期标记标注,而信息值最低的预期在语言形式上最简洁,可以隐含。另外,从说者的角度讲,预期缺省也是语言经济性的表现。Grice(1975)合作原则中量准则第二条指出,在听者能够理解话语的前提下话语内容应当“不过量”。说者原则也认为,交际中仅需明示已变情况,与以往相同或一致的内容应当省去(Brown & Yule 2000:265)。可见,在预期缺省问题上,数量象似性与语言经济性能达成共识,使得信息的呈现能够在动态中保持平衡。

5. 结语

现代汉语中,完整的反预期信息结构由条件、预期和反预期三部分组成。就信息单元关系而言,条件与预期是因果关系和类推关系,预期与反预期是否定关系,条件与反预期是架桥关系,分别对应了完形心理原则中的邻近性、相似性、突显性和闭合性。

反预期信息结构模型的两类常见变体是条件—反预期式和反预期独立式,这两类变体都能省略预期,这是常规关系、转喻机制、数量象似性和语言经济性协同运作的结果。反预期信息结构枝蔓繁杂,本文所涉内容有限,有关反预期信息结构的内部关系、常见模型变体也还需基于更大范围的语料分析进行论证。此外,现代汉语反预期

信息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关系,汉语与其他语言反预期信息结构的异同也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注释:

- ① “主题”项下的论文数量为 804 篇,“关键词”项下为 272 篇,前者包括了一些关联度很低的论文,后者总数太少,皆不利于 VOSviewer 的关键词获取,故不采纳。
- ② 分类标准参见陆方喆(2017:64)。
- ③ 反预期触发语不直接加反预期信息,只预示后文信息有反预期倾向。

参考文献

- [1] Aikhenvald, A. Y.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J]. *Linguistic Typology*, 2012(3): 435-485.
- [2] Brown, G. Prosodic structure and the given/new distinction[A]. In A. Cutler & D. R. Ladd(eds.). *Prosody: Models and Measurements*[C].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83: 67-77.
- [3] Brown, G. & G. Yule. *Discourse Analysi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4] Chafe, W.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The Flow and Displacement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in Speaking and Writing*[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4.
- [5] Dahl, Ö.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life cycles of constructions[J]. *RASK*, 2000(1): 91-133.
- [6] Evans, V. & M. Gre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6.
- [7]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P. Cole & J. L. Morgan(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 [8] Halliday, M. A. K.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 1[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67(1): 37-81.
- [9] Jackendoff, R. S.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M]. Mass: MIT Press, 1972.
- [10] Mathesius, V. Functional linguistics[A]. In J. Vachek(ed.). *Praguiana: Some Basic and Less Well-known Aspects of the Prague Linguistics School*[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29/1983: 121-142.
- [11] Mazzone, M. *Cognitive Pragmatics: Mindreading, Consciousness, Inferences*[M]. Boston & Berlin: de Gruyter, 2018.
- [12] Panther, K. -U.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Pragmatics*[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22.
- [13]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86/1995.
- [14] Umbach, C. Contrast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A focus-based analysis of *but*[J]. *Linguistics*, 2005(1): 207-232.
- [15] Ward, G., Birner, B. & E. Kaiser. Pragmatics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A]. In Y. Huang(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gmatic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567-589.
- [16] Wertheimer, M. Gestalt theory[A]. In W. Eills(ed.). *A Source*

Book of Gestalt Psychology[C].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38: 1-11.

- [17] Zimmermann, M. & C., Féry (eds.). *Information Structure: Theoretical, Typological, and Experimental Perspectiv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8] 陈振宇,包笑婷. 再说“意外三角”[J]. 当代修辞学, 2023(5): 20-33.
- [19] 陈振宇,王梦颖. 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1(5): 48-63.
- [20] 范晓蕾. “差一点”的语义特征及其句法后果——兼谈否定、反预期、时体的关联[J]. 当代语言学, 2019(2): 207-237.
- [21] 郭纯洁. 英汉语篇信息结构的认知对比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22] 李勇忠. 话语叙事中的喻性思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23] 刘云飞,罗俊君,吴凤玲. 形义错配动结构式的认知模型构建: 互动构式语法视角[J]. 外语教学, 2021(6): 60-66.
- [24] 陆方喆. 现代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25] 马真. 说“反而”[J]. 中国语文, 1983(3): 172-176.
- [26] 齐沪扬,胡建锋. 试论负预期量信息标记格式“X 是 X”[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2): 31-39.
- [27] 单威. 汉语偏离预期度研究[J]. 语文学刊, 2021(3): 27-37.
- [28] 王寅. 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29] 吴福祥. 试说“X 不比 Y · Z”的语用功能[J]. 中国语文, 2004(3): 222-231.
- [30] 徐盛桓. 认知语用学研究论纲[J]. 外语教学, 2007(3): 1-6.
- [31] 袁毓林. 反预期、递进关系和语用尺度的类型——“甚至”和“反而”的语义功能比较[J]. 当代语言学, 2008(2): 109-121.
- [32] 赵彧,白雪飞. “原来”的反预期性质及其相关问题[J]. 语言研究集刊, 2022(1): 53-67.
- [33] 左乃文,陈一. 新媒体标题中“亮了”的语义及篇章功能[J]. 汉语学习, 2019(1): 87-9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汉英习语构式变异的社会认知研究”(项目编号: 24BY081)和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现代汉英反预期范畴的认知语用研究”(项目编号: YC2022-B0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勇忠,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

白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认知语用学、话语分析、英汉对比。

责任编辑 刘 锋